

第 1 章

是打斗 还是飞走？

中华文化的同化能力举世无双。

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统治中国的地位，但最终被中国的正统文化同化了。

犹太民族生存能力举世公认。历史上，许多犹太人曾迁徙到世界各地并顽强地生存下来。据说，河南开封就曾居住着不少叫“蓝帽回回”的犹太人，但最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适应能力”。

恐龙，曾是地球上最庞大的动物。

那些曾经统治地球的“恐怖”的巨“龙”，为什么消失了？

因为它们缺乏“适应能力”。

近两年，一本不到 100 页的小册子风靡了全球，那就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它触及了一个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适应能力”。

个人、部落、民族的适应能力强弱，反映其生存能力强弱，甚至能折射其兴衰。

中华文化极强的同化能力，曾经使得世界不得不去适应她。当只有别人来适应自己的时候，自己的适应能力就会退化。

美国现在也要别人来适应自己：别人讲“千克”，美国讲“磅”；别人说“千米”，美国说“英里”……

美国会不会成为一条恐龙？关键看其有没有“适应能力”！

别小瞧了薄薄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它触及了一个恐龙都为之毁灭的“适应能力”问题。

臭鼠的这一招

每晚 11 点左右，不管是明月朗照还是月黑云浓，我们都要把我们家的大黑狗吉吉放出去，解放一下个性。每天这段放风的时间，到底吉吉干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有时，它会雄赳赳、气昂昂地叼回一卷过期的报纸；有时，它会捡回一个小孩丢弃的玩具。更多的时候，虽然空手而归，但满脸是溜达后的惬意……

我们楼下有一扇大玻璃门。每次放吉吉出去，我都把门边的灯开上。以便能看清吉吉回来。每次回来，它都静静地站在门边，等你给它开门。有时，实在等不及了，也会“唧唧”地轻声提醒你：“我已等了好一会儿啦……”再不行，就会用爪子轻轻地刮刮玻璃门。

高速公路上，常能看到被车子压死的动物。有时也能闻到一种特怪的熏人欲倒的臭味儿，那就是臭鼠被撞死后的恶迹。

在中国，我没听说过这种臭鼠，不知是不是在美国才有？臭鼠全身黑毛，但从头顶到尾巴又长着一道宽约 1 英寸的白毛，很是漂亮。虽叫“鼠”，但并不比一般的猫

小。据说，有些人把臭鼠当宠物养，但必须在臭鼠尚小时把其臭囊割掉。

臭鼠，名声在外，但从未真正领教过。

某晚，风清月朗。

吉吉出去了很久，仍没见回来。是不是有什么罗曼蒂克的“外遇”？我正考虑要不要出去找一找。

所谓“找”，其实就是到门外，自言自语般地轻轻叫一两声：“吉吉！”它就会从远处的森林黑箭一般向你冲来。

正打算穿鞋出去，突然闻到一股臭鼠味儿，抬头一看，吉吉已到玻璃门外。

我们所处的纬度与北京差不多。冬天须烧暖气，夏天需制冷气，房子必须密封得很好，否则就是一年四季在“烧”美元。

当我在密封的屋内闻到臭鼠味儿，我稍稍吃了一惊，但也没细想，就去给吉吉开门。这一开门，一股浓烈的熏人欲呕的臭鼠味儿卷进家。

随着我的大呼小叫，妻子赶紧下楼。矿矿也跟着下来，但刚下到一半又捂着鼻子尖叫着撤退回楼上。

我说：“一定是吉吉招惹了臭鼠……”

妻子却四处找不见吉吉，顺着臭源一路找去，只见吉吉已钻进洗衣房的大狗笼子里。

每次，吉吉犯了错误，我们都罚它到笼子里待一小会儿。这下它知道惹了“大祸”，自己主动、自觉地钻到笼里，叫还叫不出来。

妻子赶紧张罗着给吉吉洗澡。

开始我们以为把所有的门都打开，用排风扇吹一吹，

就可以了。谁知，臭鼠味儿越来越浓，连楼上都待不住了。

矿矿上网一查，说是臭鼠自卫时从屁股喷射出来的是一种油质的臭液，一般的香波根本洗不掉，必须立即用特别配制的洗涤剂清洗，否则，轻则吉吉身上的臭鼠味儿要两年以后才能去掉，重则吉吉会生病……

当时，已近半夜。我急忙带着矿矿从网上抄来的特别配制的洗涤剂方子，开车去昼夜营业的商店“抓药”。人们纷纷向我投来奇怪的眼光，大概以为我洒了特殊的香水，礼貌地避我而去。顾不得那么多，买了东西，就赶回去。矿矿和妻子合力又给吉吉洗了第二次澡。要命的是，一定是吉吉在扑向臭鼠的时候，臭鼠突然掉转屁股喷射上帝特意给它们配制的自卫武器——油质臭液，所以“重灾区”正好是吉吉的脸部和头部。而特制的洗涤剂又非常浓烈，极易伤害到吉吉的眼睛，所以不敢过多清洗，以致无论人类有多聪明，臭鼠还是狠狠地教训了人类的宠物……

我们在房里喷了无数遍空气清新液，烧了多支香蜡烛，插上几个电香液，空气清洁过滤器昼夜开动……仍然挡不住臭鼠的味儿。

夜里睡不着，我就爬起来拿妻子的香水喷了又喷，只一会儿，又被那不知从何而来却又无处不在的臭鼠味儿熏醒。于是，不得不彻夜感叹造物主的神妙！

臭鼠的生存是建立在敌对者的不适应之上的。也就是说，某物的生存空间大小，取决于其敌对者适应能力的强弱。或者说，某物的生存空间与其敌对者的适应能力成反比。敌对者的适应能力越强，其生存空间越小；反之，敌对者的适应能力越弱，其生存空间越大。

难怪，第二天一早，我们看到一只美丽硕大的臭鼠在我们的前院——吉吉的当然领地，公然有恃无恐地、大摇大摆地慢悠悠四处溜达。听到我们的动静，它竟然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们，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往树林走去。

社会学的“适应能力”概念里有个“**Fight or Flight**”的说法。“**Fight**”即“打”的意思；“**Flight**”即“飞走”的意思。这就是说，要么靠“打”去“适应”环境；要么靠“飞”去离开不适应的环境，再找到“适应”的环境。

臭鼠那一副“胜者王，败者寇”的姿态——你吉吉往回缩了，我臭鼠的生存空间就大了，实在是一幅活生生的“**Fight or Flight**”的写照。

大概这就是生态平衡的基本原理。

听说，美国的科学家正在收集各种各样人类无法忍受的臭气，企图试制一种臭炸弹，以便能用臭气把恐怖分子从山洞里赶出来。

这些科学家也太书呆子，派两个臭鼠去，准能治住一个团。

本来第二天晚上，我们要请一个教授来谈下一本新书的选题。臭鼠这一闹，只好一早就给她去电话，取消晚上的聚会。

她在电话里笑得喘不过气来，说是给我发伊妹儿算了。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get the four of you (dog included) off my mind all day——what a major interruption natural defenses can be !! Hope you found the solution to neutral-

izing the skunkie problem. Actually . . . I was going to call but decided that you were probably away from the house for the day...

翻译成中文就是：“一整天我都无法不在心里记挂着你们 4 个（包括大黑狗）——这又是多么奇妙的天然护卫啊！！希望你们能找到办法去解决臭鼠带来的难题。实际上，我原打算挂电话，但又想今天你们很可能无法待在家里……”

造物主给了每一种生物各自的生存能力。所谓“适者生存”，又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恐怕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想，如果臭鼠生活在一个绝对平静的环境里，除了空气，就是阳光，不存在任何需要它们调转屁股去喷射臭液的情况，繁衍了几代，臭鼠也许就不会再是臭鼠了。

都说狗的听觉异常敏锐。我们家的电视机在楼下，每晚我们一看电视，吉吉就蹭到我们旁边来凑热闹。世界上所有的声音，大概都能从电视里听到，但是这所有的声音又都是假的。长此以往，吉吉的听觉逐渐退化，现在除了对门铃和警车声还有点儿狗的灵性以外，其他的恐怕也比我强不了多少。

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与万事万物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人类必然具备了必须的生存能力。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衍变，特别是个人所处的环境之特殊性，使得具体的个人所具备的生存能力产生变化。例如，逐渐富裕的经济生活，使得人们在各种自然条件下生活的能力大大减退；卫生环境的改变，使得人体对疾病的预防能力减弱；计算

器的出现，使得许多人的计算能力退化；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以及高层住宅楼的出现使得许多孩子的社交能力下降.....

人的生存能力正在退化吗？

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其结果之一是人类生存能力的下降。这个论断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记得书中有一幅漫画：一个人大头细脖，食指又粗又长，其他的指头都已经退化成豆芽状。此人正坐在仪器面前优哉游哉地控制电脑。正所谓“用进废退”，因为只用一个手指按按键，人类其他的手指都退化了。当时科学家们可能没有想到，控制电脑最好还是用 10 个指头。看矿矿这些 21 世纪的新新人类，玩电脑十指如飞，玩游戏机使得两个拇指特别“发达”，说什么也想像不到人类的未来只会剩一个手指。

去年我回国，遇到一位当年一起插队的同学。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这位又干又瘦、发育不良的老同学，已变成了一个富态十足的大款。在农村欠下的体重，现下已是三四倍“偿还”了。

交谈之中，踌躇满志的老朋友一声长叹.....他曾把孩子送到当年我们插队的山沟里住了一阵，想让孩子找到点当年我们艰苦奋斗的感觉。也不知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搞的，才去没几天，就病倒了。

“现在的孩子，吃香的喝辣的，乌龟王八，什么好补

什么，还是弱不禁风。同样的年龄，当年我们早就自己下地找吃的了。谁管你死活！十六七岁，上山打一次柴，要跑一天的山路。带去的一罐稀饭根本不够喝，饿着肚子，摸黑从山里连滚带爬回来……现在的孩子，差远啦！

听老朋友议论，我心里暗吃一惊：什么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也已加入“九斤老太”的行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同样是十六七岁，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电脑，什么是因特网，甚至电视都没看过。现在，恐怕各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什么 VCR、DVD、VCD、TV、卡拉OK、音响，线头接来接去，遥控器一大堆，先按哪一个遥控器的按钮，再按哪一个……复杂得很，想看个什么节目，非得等或者“求”孩子来弄。孩子这一代人可能也会“笑”我们这代人的“弱智”。

臭鼠的生存本能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人的生存本能会变化吗？

同几千年前相比，人类的生存本能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

这很可能是一个很“热闹”的见仁见智的论题。从历史和科学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人类的“生存能力”是提高了。但从具体的个体来看，由于生活环境的优化，在许多方面，个体的生存能力相对降低了，许多生存技能也减退了。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中国孩子的“高分低能”，更凸现了“学会生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生存技能呢？

其实，生存技能是相对于生存环境而言的。不同的生存环境，要求人具有不同的生存技能。人的生存环境大体

可以分成两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文化环境。

自然环境的含义很清楚，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片大河流域都“灌溉”出不同的人类文明。

文化环境则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等。内容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由于环境的多样性、多变性，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应该是多变的。

谁动了我的奶酪？

千禧年的第一个圣诞节，一位美国朋友送给我一本薄薄的书。还说，看完后要同我讨论。带着好奇心，利用元旦休息日，我一口气读完这本英文名字叫做《Who Moved My Cheese?》的书。这本书就是目前风靡中国甚至风靡全球的《谁动了我的奶酪？》。

书很薄，但带来一定的震撼，让我沉思良久。

像是故事，像是童话，也可以说是寓言。两个小老鼠，一个叫“嗅嗅”，一个叫“匆匆”；还有两个同老鼠般大的小人，一个叫“哼哼”，一个叫“唧唧”，4个小家伙住在一个迷宫里。一天，他们赖以生存的奶酪忽然不见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4个小东西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嗅嗅和匆匆当即就去寻找失去的奶酪。哼哼和唧唧犹豫着、迷茫着……饥饿让唧唧终于清醒过来：等待永远没有结果。于是，他也在迷宫里摸索、寻找。而哼哼每天都回到原来放奶酪的地方，回忆以往的辉煌，抱怨命运的不公……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变化的速度加快，而且这些变化所影响的范围极大、极深。以电脑为例。十几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美国校园里的电脑还都是很“古老”的 286 和 386。到我攻读博士时，486 已开始进入个人家庭。那个时候在中国，一般人甚至还没有见过电脑。记得当时某报记者拍了个农民用小计算器算账的照片，说明上写的是“农民正在用电脑”。这也不能怪记者孤陋寡闻，缺少现代知识。那时候的电脑只保存在有专家管理的空调房里，还属“珍稀事物”一类，平常人根本看不到。当时，寄一封航空信件回国，那才叫“望眼欲穿”，一个打转，就得等上一个月。如今发个 E-mail，在地球绕一圈，不过一眨眼的工夫。现在，电脑几乎充斥了整个世界，电脑还进入了人类至关重要的领域：核武器的管理，金融市场的运作，城市交通和机场的控制……甚至有的地方厕所管理都电脑化了。

当你在网上与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聊天时，当你在因特网上浏览几分钟以前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新闻时，除了感到方便，你是否感到一种时空的变化？电脑技术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时空观念。时间变短了，似乎在一个时段里发生的事成倍地增加；空间变小了，电脑联网大大地缩短了地域间的差异。这一切变化，从各个方面在影响着人的生活。如今不懂电脑就好像几十年前的文盲，工作都很难找。很明显，如果你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面临的将是被时代淘汰。

面对如此广泛、如此深刻的变化，你应该做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你应该如何适应这个变化？

《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把人类面对社会变迁的生存问题寓言化了。

嗅嗅和匆匆，代表了那些对社会变化有着敏锐嗅觉，且能迅速行动的人。这些人往往在变化来临之前，就可能有了预感，甚至有了预备行动。他们随时准备往前移动。因此，他们总是可能比别人先得到生活中的“奶酪”。

唧唧和哼哼则代表在变化面前喜欢思前想后的人。他们无法预见变化，更可悲的是他们不喜欢变化，惧怕变化，甚至不承认变化，进而拒绝变化。当变化来临时，他们会感到痛苦万分、束手无策。

唧唧同哼哼又有所不同，唧唧在失掉了“奶酪”之后，经过一阵痛苦的思考，终于采取行动。他很缓慢、很艰难地往前移动，他一步一步地重新发现生活中的“奶酪”，直到他最终又找回了以往“梦”中的“奶酪”。在现实生活中，唧唧可能代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人。环境的变化，迫使他们去思考、去行动，常常挣扎在“变”与“不变”的选择中。当然最终他们都能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毕竟他们适应了变化。

哼哼是个失败者。他永远没有从“失落”中痊愈。他抱怨、咒骂、怨天尤人，他感叹命运不济，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下一步的计划。这种人在生活中也大有人在。他们是生活中永远的失意者。

生活中的“奶酪”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发现“奶酪”的能力，适应变化的生存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却日益退化。人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于是，“学会生存”被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来。

其实，生存能力的核心，也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重点研究的一个概念：适应能力。

生物或物种为适合于特定环境、增强生存能力的变化过程，即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适应”概念。

从理论到理论，对广大读者来说，可能有点“虚”实际上，所谓“适应”的问题，每时每刻都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突然周围聚集了一大群陌生的同龄人。孩子从来没有面对那么多不认识的人；而且上课时，需要安静地坐上几十分钟，孩子也从来没有被这样要求过……

同样，成年人也会遇到“适应”的问题。在公司里，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开始了，你必须同几个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完成这个工作；或者你需要同另一个单位打交道，没有你认识的熟人，没有朋友可帮你的忙；又或者公司要转产，你必须重新认识你的产品、你的客户、你的供货渠道……

“适应”，有心理上的适应，生理上的适应，也有感情上的适应；还有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对文化环境的适应。由于“适应”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适应，因此，每个人都有“适应”或者“不适应”的故事。对于某一个变化，可能你在心理上适应，但生理上不适应；或者心理、生理上都适应，但感情上不适应。比如，有的留学生在心理上很适应美国校园的学习环境，但是就是生理上无法适应“汉堡包”。14年前，我只身赴美，在心理上很适应美国的教学环境，在生理上也很适应“汉堡包”、“热狗”一类的东西，就是在感情上适应不了“举头望明月”

的折磨。对于某一个变化，在某个时段，你可能是“嗅嗅”，也可能是“匆匆”，还可能是“哼哼”或者“唧唧”。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我和儿子身上的故事。

马桶里的小风车

妻子总是说，我在美国没有打过工。其实，准确地说，还是打过的。

来美国哪能不打工呢？不管是拿 TA 教学助理 还是拿 RA(研究助理)，拿资助就得打工，甚至教书也是给别人打工。

这里所谓的“打工”，是指拿最低限额工资，或者干那种与自己“身份”不太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体力活。对许多留学生来说，到美国后打工，应该是第一个必须面对的“适应变化的考验”。这种考验有生理的考验，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考验。

我那天打工，也是无意中“碰”上的。

当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妻子因刚到美国，尚未读书，真正去打工了。

我在家里看书。

一个哲学系的中国同学跑来叫我：“喂，打工去！”

我表示不去，因为第二天要交一篇论文。

他说：“街对面刚搬来一位政治系的老师，想找两个人帮卸车，每人 40 美元。”

他看看我不为所动，又说：“本来我也不想干的。但

哲学系和政治系总有些瓜葛，以后万一修着他的课，怕不太好。去吧，没多少的，一下就干完了！”

在美国，有了一份工，别人来找你，是与你“分享”，是看得起你。不去有点不识抬举。再说，妻子就是坐他太太的车一块去打工的，有“同事”关系。

想了想，我就同意去了。出门前交代矿矿：“爸爸有些事，到对面去一下，很快就回来。你自己待在家里，千万不要出去！”

换好鞋子，到对面街一看，“My god！”一辆又长又大的卡车，而且我们的工作不是卸车，“正规军”（搬运工人）负责卸车，我们两个“杂牌军”再加上那位老师负责把卸下来的东西搬到（楼上楼下的）各个房间去。

那位老师解释道：“卸完车，他们要赶回加拿大去，只好请你们帮忙啦！”

40 美元对我们穷学生来说是不少了。但我也没有什么打工的概念：多少东西？需多少人、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根本没有估计，就答应干了。真正开始搬运，才发现 3 个人搬这一大卡车东西，简直是蚂蚁搬山，天都快黑了，还有一大堆。

那个哲学系的同学怂恿我去跟那个老师说：要多请几个人才能搬完。

刚开始，该老师没吱声，皱皱眉头，自言自语地嘟囔两句，似乎有嫌我们搬得慢的意思。

我说：“我答应了，我就会干到底。只是没估计到需要这么长时间，天黑了，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有点不放心……”

那个哲学系的同学插话道：“没关系的，就在对面

你实在不放心，可以打个电话回家，我们很快就干完了的。”

我有点不高兴，别以为我是搬运工，不出国我也可能是个副教授了，现在给人卖了都不知道。我抱起一个很大的箱子，转身就走。

后来，可能那个老师怕日后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不管是不是我们真的搬得很慢，但拖得越长，今后越可能成为一些人的话题），他又去请了两个人，并且不再按编号把东西搬到各个房间，而是把剩下的通通集中堆在车库，等第二天他再处理。

都快 9 点还没干完，就给矿矿挂了个电话，毕竟才 5 岁，确实不太放心。

第一声电话铃还没响完，儿子就拿起电话，似乎一直守在电话旁边。

“矿矿，妈妈回来了吗？”

“还没呢……”矿矿的音调有点怪怪的。

“不要怕，爸爸很快就回去了！”

电话那端没有声音。

我又说：“矿矿，你怎么啦？说话呀！”

听筒里传来儿子轻轻的哭声。

我说：“男子汉，爸爸就在对面。不要怕！”

矿矿：“爸爸，我不怕。我是……”

我急切地：“是什么？”

沉默了好一会儿。

矿矿才说：“我上厕所，手纸没啦，我只好把钉在门上的、您给我做的小风车撕下来……”

儿子说不下去，泣不成声……

我强笑着说：“没关系，那有什么呀！爸爸回去给你做多多的小风车。”

儿子破涕为笑：“我不要，我要马桶里那个！”

第一天打工，就碰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回国讲这个故事。

姥姥嚷道：“别说啦，听得我直揪心……”

刚到美国时，在“适应”和“不适应”之间的挣扎，给了我们那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儿子现在 17 岁了，对马桶里的那个小风车还记忆犹新。

你是谁？哼哼，还是唧唧？

矿矿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忙碌着活，还是忙碌着死？”这个问题似乎有些恐怖。什么样的人是在走向死亡的人呢？《谁动了我的奶酪？》里的那个哼哼，就是一个“忙碌着死”的典型。

不适应，就意味着死亡。这个说法有些过分。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不适应，永远难以成功。

自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第一次提出“适者生存”的理论后，这个理论就一次又一次地被自然界、被人类社会所证明。

世界的“变化”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人永远是生活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也因此，在变化的过程中，谁都会有适应和不适应的反应。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适应的反应；但经过一阵调整，你可能就适应了这个

变化。或者，你甚至会感谢这个变化给你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适应新变化。因而，徘徊、彷徨、苦闷……

“文革”期间，我是“哼哼”，是不适应者，或者说被动适应者。改革后，我是“嗅嗅”，也是“匆匆”，但有时又是“哼哼”和“唧唧”。刚开始，我对无线电厂改产做溜冰鞋很不理解，我又曾看不起“商”，我还对有人暴富看不惯……总之，谁都会有适应和不适应的反应。只不过，适应的程度与成功的程度成正比。反之，不适应的程度与不成功的程度也成正比。

我读小学时，有个留级生，成绩很差，但与我关系很好，作业都是抄我的，有时连作业都还“抄”得不正确。他的名字在我父母的口中都成了“差生”的代名词。上初中后，我们失掉了联系。“上山下乡”后，更是杳无音讯。

某天夜里，我在黑暗的街道上徜徉。

一人步履匆匆地超过我，这人突然回头叫道：“全愈！”

我一看，这个在黑暗中仍“焕发青春”者不就是“他”吗？

我问：“现在在哪儿？”心里想大不了在市郊插队，充其量进厂当了工人。

他笑笑说：“在北大读书，放假回来探亲……”

我脑子一轰，后来说了些什么，又是怎样道别的，全记不得了。

以后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都想起他那个笑容，似乎有一丝歉意（可能他心里想，本来这块“奶酪”更可能是